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五回 燕子飛毒打珊瑚女 虬髯公怒責空空兒

話說燕子飛在悅來居茶樓之上，見眾人動手拿他，搶步至樓窗口往下一望，尚有無數的人在下埋伏，別的還不打緊，可慮的是那個鬍鬚老者與一個中年婦人也在其內，心下暗暗著驚，手中拿著兩條桌腿，又被一個黃衣道士、一個白面書生一人一劍，削為四段。當頭又有一個身長力大的人一劍砍來，此時慌了手腳，沒奈何把身子往下一蹲，右腳起一個著地掃，暫把眾人掃開。正想圖個脫身之策，猛抬頭見身旁有座煤爐，那爐上放著兩把紫銅大壺，壺中滿注開水，乃茶博士沖茶之用。此刻茶博士也不知逃往那裡去了，兩把壺卻一同放在爐上。子飛一見，情急智生，一骨碌在地上飛起身來，竟把兩大壺的開水提在手中。先拿一把向樓上眾人兜頭擲去，撲通一聲，沸湯亂濺，莫說是武剛等眾捕役不曾防備，多被濺了一頭一臉，頓時燙起無數泡來，皮肉糜爛，痛不可當，發一聲喊，往後亂退。就是黃衫客與文雲龍、雷一鳴三位仙俠，也被濺了一身的水，幸虧沒有沾著頭面。因見他手中尚有一壺，不敢逼近，未免也略退數步。子飛乘此機會，回身飛至樓窗口前，向著街上喊一聲：「照打！」又是撲通一響，連壺連水直摔下去。街上站著的人有濺著的，沒一個不抱頭叫喊而逃。虬髯公與轟隱娘其時正在仰面觀看，足足的濺了一面。雖是已成仙體，也覺得疼痛難禁，掩面不迭。子飛大喜，又喊一聲：「你們要性命的，快快閃開，俺要去也。」撲的往下一跳，灑開大步，如飛而去。紅線、素雲、飛霞站得較遠，這一大壺的開水至多不過二三十碗，焉能濺得許多的人。他三人本來沒有沾身，不過見虬髯、隱娘掩面倒退，不知受傷若何，多來看視，無心追趕子飛。獨有花珊瑚，本與隱娘同站著的，粉頰上已經濺得，皮膚紫腫，卻因報仇心切，左手掩住傷處，右手舉起刀兒，依舊拼命拿人。看見子飛跳下樓來，怎肯放他過去，腳尖一緊，向後追來。子飛聽得後面有人，未曉是誰，不敢回看，放出平生本領，把兩手使足了力，向著人叢裡左右一分。碰著的沒一個不往後亂跌，竟被他分開了一條路來，大模大樣的往前自去。可憐珊瑚獨自一人在後狂追，那前面卻無一人阻攔，不多一刻，子飛竟已逃出重圍。珊瑚尚在後邊緊緊追趕。子飛是往南面走的，南面有大河阻路。珊瑚心下暗喜道：「他惡貫已盈，追到河邊，再無逃處。」子飛卻忙中有誤，初時不曾留意。及至將到河邊，遠遠望見白茫茫一片波光，喊聲：「啊呀！我如何走到這一條絕路上來，這便怎樣才好？」無可奈何，回轉身軀，立住了腳，想尋別路再逃。不妨珊瑚走得甚快，已經趕到面前，舉刀向子飛劈面便砍，子飛見追來的並非別人，乃是連夜在屋面上屢次拿他的女子。此女本領尚是平常，略略放了些心，看他的刀砍到身旁，起右足照定他的手臂颯的一腿，踢個正著。珊瑚只覺得滿臂酸麻，那刀拿他不住，咯啷一聲，墜於地下。子飛乘勢又是一腿，踢中珊瑚肋下。珊瑚立腳不牢，仰面一交，跌將下去。子飛大喜，搶進一步，舉拳要打，卻被珊瑚一個鯉魚攻水之勢，直跳起來，反向子飛當心一拳。子飛欲避不及，急把身子一偏，肋上已被打了一下，雖然不甚沉重，也覺有些力量。子飛眉頭一皺，受了一拳，喝聲：「賤人，休得猖狂，今天定當拼一個你死我活。」放開解數，一連數拳，向珊瑚打來，兩個人鬥在一處。初時還無甚高下，不到十個回合，珊瑚漸漸抵敵不住。又是三四個回合，只打得呼呼氣喘，粉汗直流。子飛故意賣個破綻，讓珊瑚一腿踢來，右手起個獨劈華山之勢，向那腿上一托，竟跌出一丈多遠。又起個寒鴉撲水之勢，直撲過去，趁他跌在地上，尚還沒有起身，急將右腿一屈，壓住他的腰肋，舉起拳來沒上沒下的一頓亂打。只打得花珊瑚青一塊、紫一塊的，遍體鱗傷，命在頃刻。

子飛瞥見地上還有方才失落的那快刀在旁，伸手拾將起來，欲待一刀結果他的性命。忽眼前起一道光華，耳邊聽得高聲喝道：「子飛因怎殺人，還不與我住手！」抬頭一看，乃是空空師長到了，急忙將刀棄去，雙膝跪地相迎，說聲：「恩師，何時到此，弟子叩見。」空空兒把手一挽，回說：「不消如此。我且問你，這個女子是怎麼人，為怎殺他？」子飛見珊瑚受傷已重，倒在地，口不能言，因撒謊道：「回稟恩師，弟子自從恩師動身，隔了數日，在家無事，心想行些功果，故此也就出門。不料甫到此地，住在前邊三岔道大街上悅來店中害起病來，朝熱夜涼，十分沉重。今日身子略略好些，早起在店門茶樓上吃些早點，不料這個女子也上樓來偷摸茶樓上客人的金銀。弟子見了心上不平，當場喝破，那女子竟與弟子為難，拔刀就砍。弟子因在鬧市不便動手，所以誘他到此，本思痛打一頓儆儆他的，後來無奈，他撒潑非凡，恃著手中執有刀械，屢下絕情，要傷弟子性命。故被弟子把刀踢落，將人打倒塵埃。因想此種人留在世間何用，意欲與民除害，一刀把他殺死，正值恩師到來。現有此女的凶刀呈鑿。」空空兒聽罷，接過刀來一看，刀柄上有「花珊瑚佩」四個篆字，雖不是口寶刀，卻也十分鋒利，曉得此女有些本領，點了點頭。又問子飛：「你的寶劍何在？」子飛說：「在店房中沒有帶得出來。」空空兒道：「原來你空拳來的。」子飛道：「是。」空空兒沉吟半晌，竟把子飛的話信以為真。本來也想把珊瑚殺了，因見他年紀尚輕，又是一個女子，打得已是十分狼狽，動了一個可憐之心，對子飛道：「若論此女行為，殺之原不為過。但看他是個女子，又受重傷，性命已旦夕難保，何妨暫且饒他，如果死了也罷。若然不死，也好使他以後的日子回心改過。惟你既在大街之上鬧下這事，此女倘有差池，悅來店恐居不便，快快與我一同到別處去罷。」子飛道：「恩師吩咐，焉敢不聽。但店中尚有弟子寶劍、行囊，必須取出才好。」空空兒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妨今夜與我同去，包管你取回就是。」子飛不敢再說，遂同著空空兒向北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花珊瑚被燕子飛打得寸骨寸傷，空空兒才來的時候，他還有些記得，後來暈了過去，人事不知，直至武剛等因不見了他，稟知虬髯公等請人分頭找尋，方由紅線尋見。看他口吐白沫，一息奄奄，因急背回悅來店中，尋黃衫客商量搭救。恰好黃衫客正與武剛在店中，同店主人查檢燕子飛的包裹、行囊，共有金銀珠寶貴重之物不計其數，多是各案內的真贓。由武剛派人起出，一一送至縣署，做了一道差稟，稟明原由，當堂呈繳，奉諭立傳各事主領回。只有子飛用的那一口劍，遍尋不見。眾人多道：「子飛帶出去了。」黃衫客卻說：「他赤手空拳，並無兵器，必定藏在店中。」大家正在各處搜尋，尚還未去，見紅線背了珊瑚回來，知道是凶多吉少，各吃一驚，同來問訊。武剛說：「此間不便醫治，不如回到他的家中再作區處。」黃衫客連聲道好，眾仙俠及眾捕役遂一同出了店門，取道花家而去。悅來店的店主人因他容留來歷不明之人，少不得要帶去見官，好在官長賢明，念他並非同黨，況且客簿上燕子飛移名改姓，諒來並不知情，與有意窩藏大是有別，當堂責了四十板子，儆戒他一個失察之罪，取保放回，不必細說。

那花珊瑚由紅線等送至自己家中，踢開大門，背至內房，放在牀上。黃衫客起右手向他唇上一按，尚有一絲微氣，忙令捕快們買些陳酒，燉得沸滾，向身旁袋內倒出金創起死回生丹十粒，交與紅線，化在酒中。又令隱娘、飛霞、素雲等幫著把他牙關設法撬開，將藥灌下。不多時，但聽得腹中一陣雷鳴，藥力已到，喊一聲：「疼死我也！」回過氣來。紅線等多來問話，珊瑚尚口不能言，伏枕叩謝。少頃，覺得腹內大痛，下了無數的血。這痛尚還未止，倏又暈了過去。黃衫客心中不解，急把脈息細細一診，那肝脈異常跳動，知是傷動了肝經，幸得在混元湖斬了白癩，得有癩肝。此肝專治肝疾，真有奪命之功，遂在藥囊中檢出一葉，吩咐素雲用開水磨化，送入口中，待他徐徐嚥下。果然很是靈驗，漸漸的又甦醒轉來，始向眾仙俠答話，把那追趕子飛如何被打、幾送殘生、幸虧有個矮小之人到來，喝住子飛，後來不知如何未死，幸遇相救的話，述了一遍。

黃衫客聞言，問道：「那個矮小之人約有若干年紀，穿身何等衣服，你可尚還記得？」珊瑚道：「年紀約僅二旬左右，身穿元色海青，像是個經商人的模樣。」黃衫客大喜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怕是空空道兄到了。若便果然是他，何愁此賊不滅。」虬髯、隱娘、紅線多點頭稱是。雲龍、素雲不知其細，俱問：「何以見得是空空師伯？」虬髯公道：「你等還不明白麼？我們在太元境下山的時候，分攜五把仙劍，乃公孫道姑所煉，名五花劍，光分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五色。如今雷賢姪得的是葵花劍，其色屬黃。薛姪女是榴花劍，赤色。文賢契是薛花劍，黑色，白姪女是桃花劍，白色。只有那青芙蓉劍，不知你空空師伯傳了何人。五劍之中，此劍最是鋒利無比。運動時有一道青光，耀人眼目。連次俺與轟道姑捉拿那賊，每見他手中寶劍青光逼人，文賢契與薛姪女也曾眼見過的，疑心此劍必有來歷，但是否芙蓉，俺與轟道姑也難指認，所以要待黃衫道兄到來，他的眼力最好，必能辨得出來。巧巧他今日又未曾施用，不知此劍藏於何處，卻又搜他不出。現在花小姐說，此賊要殺害他的時候，來了一個身穿海青之人，年紀既與你

空空師伯相同，品貌也頗吻合，不是他卻有何人。這必是失於選擇，誤授匪徒，以致鬧下許多孽案。只須尋到了他，對他把此賊的所作所為一一告知，教他將劍取回。那時燕子飛便手到擒來，有何難處？」一鳴、素雲方知底裡。

移時，天已昏黑。眾仙俠商量，今夜先尋空空兒，後擒子飛，好待空空兒收回仙劍，相助成功。但空空兒當向何處去尋，一時委決不下。黃衫客道：「貧道料空空道兄聽信燕子飛一面之詞，子飛在悅來店失落包裹行囊，那仙劍一定也在店內，今晚或者二人一同往取也未可知。我們何不先到悅來店去探個消息如何？」虬髯公道：「黃道長言之有理。但花小姐傷勢甚重，必須有人服侍才好。俺想今夜既有空空道兄幫助，我們何必要許多的人。紅道姑、聶道姑與薛姪女、白姪女等，盡可留在此間作伴。我二人與雷賢姪、文賢契一同前往，不知黃道長意下若何？」黃衫客道：「虬道兄所見甚是。」計議已定，各人裝束停妥，先後出門。眾捕役其時尚在花家未散，見黃衫客等要到悅來店去，武剛問：「可要弟兄們伺候？」虬髯回說：「不消。你們連夜辛苦，今夜且各回去，略睡片時。我們倘把兇犯拿到，明日一早到花家來交與你等解往縣署就是。」武剛等多跪地叩謝。叩畢，各自散去。

虬髯、黃衫、雲龍、一鳴共是師徒四人，取道往悅來店而行。到得店中，街上正敲三鼓，且不去驚動主人，一躍上屋，多在屋面守候。忽見庭心中有兩道光，一紫一青，往上直冒。虬髯、黃衫認得紫的那光正是空空兒的紫電劍所化，遂各拔出自己仙劍，臨風一晃，也化出兩道光來，打個照面。那紫光果然斂住，現出一個人來，正是空空兒不錯。這青光已如弩箭離弦，一霎時往西南而去。黃衫客大怒，令虬髯公與空空兒答話，自己急駕劍光後追。雲龍、一鳴雖然未曾學得劍遁，屋面上的功夫自信也甚去得，故此也各飛步趕去。

空空兒不知何故，動問虬髯，「他們多到那一處去？」並問虬髯別後事情。虬髯公道：「說也話長。」只與他略表數句，接問他：「可曾收燕子飛為徒？傳他劍術？方才一道青光往著西南去的，可是此人？」空空兒道：「一些不錯。虬道兄如何得知？」虬髯公跌足道：「這樣的人，如何許他學劍，豈不把我教壞盡，負了我們下山傳道的一片苦心。此刻黃道兄師徒與貧道的小徒文雲龍正是拿他去了。空空道兄還須助我們一臂，快把這孽障擒來，好替地方除害，並為道兄稍贖前愆。」空空兒大驚道：「據虬道長說來，難道這燕子飛的作事有怎不端不成？」虬髯公冷笑道：「燕子飛是個劇賊，並喜採花，造惡多端，擢髮難數。不要說別的地方犯案累累，就是這山陰縣的三岔道上，他才來得數日，奸案、盜案、命案，卻那一夜沒有。縣中上緊拿他，捕役花信氣憤而亡。花信的女兒珊瑚倒是一個女中豪傑，一心要與父親報仇，要替上官為民除害，今日又被他毒打一頓，命在垂危，這是道兄早上親眼見的。不是俺抱怨道兄，你如何偏信歹人，竟到這個地步。今夜還與他一同到此，諒必因他失落仙劍，故來盜取，這還了得。」這一席話，只說得空空兒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答。虬髯公又問道：「俺尚欲再問道兄，這劍遁可是道兄傳授他的？我們下山的時候曾經說過，倘然遇有傳人，千萬莫傳吐納之術，道兄如何不分良莠，擅把秘法傳他？如今鬧出事來，莫說他作事殘忍，有傷天地之和，道兄怎對得公孫道姑與眾家仙俠。將來世上的人，豈不把個俠字愈看愈壞，居然與盜賊一般。道兄日後有何面目回山？」空空兒聽虬髯的話，一句緊似一句，他萬不料燕子飛竟是這種壞人，懊悔不迭，恨不得立刻把他拿來碎屍萬段，回說一聲：「虬道兄，且慢責言。此賊既然作惡多端，是俺失察，誤把劍術傳他。今得待俺幫黃道兄等把他追回，見過眾仙俠再行處治，以贖前愆，不知可好？」虬髯公尚未回答，只見西南上一道劍光，黃衫客已星飛而回。二仙俠只道燕子飛已經被擒，站住了腳，候他到來上前問話。正是：

馬逢棧道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不知黃衫客回來，果已拿得燕子飛否？且待下回分解。